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弱九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一人

嗜山寧禪師有錄

淨慈昌禪師法嗣三人

弱九

五雲悟禪師有錄

萬壽正受首座已上無錄

靈隱光禪師法嗣三人

中竺元妙禪師有錄

靈石辯禪師已上無錄

圓覺曇禪師法嗣一人

齋

智者可昇禪師

天衣性禪師

米

靈巖圓日禪師有錄

嶽麓海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思達禪師有錄

天寧卓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介謨禪師

道場居慧禪師

烏田良範禪師

温州符菴主

佛心才禪師法嗣四人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祖珣禪師已上三人

靈巖天游禪師法嗣二人

米

道場慧珠禪師

願寧圓智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已上二人

徑山惟表首座已上三人

鼓山僧洵禪師

仁王大心禪師無錄

徑山智策禪師有錄

報德智一禪師有錄

圓通旻禪師法嗣七人

圓通守慧禪師

黃龍道觀禪師

左丞范冲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鄭居士已上人

雪峯需禪師法嗣五人

雪峰慧忠禪師有錄

淨般全禪師

天寧靖禪師

陳易體常居士

鼓山宗譯禪師已上人

祥符立禪師法嗣一人

報慈淳禪師有錄



浮山法真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微禪師有錄

信相顯禪師法嗣三人

金繩文禪師有錄

中峰祖源禪師已上人

淨因成禪師法嗣二人

瑞巖如勝禪師已上人

上封秀禪師法嗣一人

文定胡安國居士有錄

黃龍逢禪師法嗣一人

薦福禪師有錄

黃龍震禪師法嗣三人

雲頂師旦禪師

治父道川禪師已上人



德山慧初禪師有錄

真州址山作禪師有錄

萬年一禪師法嗣二人

報恩法常禪師有錄

嶽山祖菴主法嗣一人

延慶叔禪師有錄

勝因靜禪師法嗣六人

萬壽普信禪師

光孝果勉禪師有錄

廣教器禪師

天童交禪師法嗣一人

蓬萊圓禪師有錄

天龍殺禪師

石佛淨禪師無錄

水 然

慧日興道禪師

崇寧超禪師

法慧冲禪師有錄

明招慧禪師法嗣二人

宣秘禮禪師有錄

天童珏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智鑑禪師有錄

雪竇宗禪師法嗣二人

廣福道勤禪師有錄

弱九

善權智禪師法嗣二人

超化藻禪師有錄

靈峯古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四面欣禪師無錄

禾山方禪師法嗣二人

袁州仰山韶禪師

黃龍英和尚無錄

淨光和尚無錄

然

翠岩宗靜禪師無錄

三

保安超禪師無錄

然

中巖能禪師法嗣一人

禮頭崇真化主無錄

鴻福昇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甘露常禪師無錄

瓊首座法嗣一人

雪峯慧山首座無錄

琅琊誠禪師法嗣一人

址塔善初禪師無錄

廣慧聰禪師法嗣一人

明州普照戒禪師無錄

大隨靜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石頭自回禪師 護聖居靜禪師



南岩勝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剡門南備造禪師

龍圖王黃居士記九人

黃梅明禪師

釣臺詮禪師

梁山師遠禪師

子言養主

莫將尚書少虛居士

能仁淨禪師

妙高則禪師

提刑吳昕居士記五人

五祖自禪師法嗣一人

龍華高禪師有錄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堵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蕭月

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



頭七穿八穴諸人逐相委悉麼棒樹花開盛

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卷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若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者永時不見者永是箇甚麼啣飯時不見

辨九

啣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者永時見者衣啣飯時見啣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挑紅李白蓋撥紫問著春風認不知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靈隱光禪師法嗣

卷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乳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瞳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者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曰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

第一九六册

入海無蹤跡為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歎麓海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

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

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

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弱九

五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謨禪師溫州張氏子謝

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

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

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

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

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自信受奉行也

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

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

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

鐵圍關麼忽然踏著擇迦頂額磕著聖僧額

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有有礙

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

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禁林平怙大家

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

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

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

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于下座師

性剛毅泣衆有古法時以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鉢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請訛拈起漏來檀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抵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鏢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咲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報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

弱九

六

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開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出安吉州烏田唯菴良範禪師上堂塵刹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

第一九六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道凡不知佛也覩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  
 两片薦不薦更為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  
 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  
 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  
 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  
 為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恁麼易分雪  
 裏粉難辨墨中煤  
 温州本窳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  
 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  
 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脩學  
 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

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  
 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  
 鞞鞞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  
 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東慧劍  
 般若鋒乃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  
 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恁麼人喝  
 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  
 無繫蟻之絲尉之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  
 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賊北頭賣貴點檢  
 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為宿

子偏憐客自愛貪孟情醉人上堂未開口時  
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  
未透玄關也大難秣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  
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  
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  
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蕩頭打他不  
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  
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  
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  
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與化林氏子僧問  
趙州遠禪牀一匝轉歲已竟此理如何師曰  
盡龍看頭盡蛇看尾曰婆子道此來請轉全  
歲為甚麼秣轉得半歲此意又且如何師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  
歲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  
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  
易詳聖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  
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德麼會得十  
萬八千畢竟如何樵紅李白蓋薇紫問著春  
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截在目前要且目前

難親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造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

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窈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園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躑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此此城非寶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虚空全無柄牽牛曰向上事未及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馬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懷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

廢處雖則誠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鉢慈指若  
 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  
 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  
 師將示寂陞座別報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  
 坐傾聽至高響為之一咲越兩日沐浴更衣  
 集眾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  
巧九  
 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  
 於東崗之麓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  
 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  
 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不是苦心

人不知  
 陰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  
 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為甚麼從朝至暮諸  
 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揭不  
 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幸過圓  
 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隨在金紫  
 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  
 速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  
 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  
 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

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  
 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  
 五十餘年矣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  
 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洒在是度扇與  
 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是曰有甚不脫洒處  
 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是乃揮扇兩下公  
 曰親切親切是曰吉捺舌頭三千里  
 謀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  
 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識經公曰此  
 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  
 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為說法公  
 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

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道了  
 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  
 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拈  
 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  
 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  
 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養直去公沉吟通曰  
 可更啣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  
 報有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得曰  
 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

曰噫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  
便恁麼去錯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  
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  
無慚色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  
歸授手而未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  
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  
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  
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  
般春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微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  
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信相願禪師法嗣

羽九

十一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

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鏡  
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淨因成禪師法嗣

對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  
迦箇箇平欺遠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

第一九六册

放過放過即不無私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  
孟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臯難者翼馬無千  
里謾追風

無為軍治父竇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  
為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往  
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

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  
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豎起脊梁  
了辨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  
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踰  
庵與諸機鋒相投菴稱善歸憇東齋道俗愈敬有  
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

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  
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  
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然威飯又威  
奠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觀曰東  
邊底又西觀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  
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觀了復西觀拄  
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  
倚欄干

上封秀禪師法嗣

壽

文定公胡安國草菴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  
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燕山有禪人舉南泉  
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軋坤殺活機

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  
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嶽峰似杜城天  
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  
月又同圓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菴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

第九

十二

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  
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擗夜不  
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  
海底紅塵起家犬聲擗夜不休陸地行船三  
萬里堅牢地神咲呵呵須彌山王眼觀鼻把  
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煮千手大悲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  
少喜多嗔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  
麼曰記不得復顧大眾曰還記得麼衆無對  
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  
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  
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黃龍震禪師法嗣

卷

常德府德山無諱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  
堂顧視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  
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  
一趂趂繞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

第一九六册

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  
五夜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  
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囉囉哩  
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

弱九

十三

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  
髮編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  
至萬年謁雪巢撰契命掌牋翰後首報報恩  
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  
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  
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

讚

讚

讚

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  
咲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  
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  
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卷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

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  
禮拜師曰喜與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讚

連水軍萬壽夢慈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  
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  
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

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菴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受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列列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慈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備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

在浮生

明拓慧禪師法嗣

樂

寬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已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為鳥綸稠始得魚

弱九

卜四

僧作舞歸報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文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撻鏃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拂一僧上法座僧悼惶欲走師遂拍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倚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

第一九六册

頽侍者曰嶮

天童珽禪師法嗣

發

惡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  
洗手湯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  
恃怙休真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遊  
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

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  
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寒

泰州廣福微菴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  
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  
歸霄漢玉兔東怡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

抵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風  
街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歛乃碧岩深處卧  
煙蘿忽遇客來將何抵待沒底籃兒盛皓月  
無心笠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學

學

越州超化滌禪師開壚上堂雪滿寒隄燒盡  
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  
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  
德要會麼衲帔家頭坐冷暖了無知

大隨靜禪師法嗣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為

石子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  
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洒寺中令取崖石  
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  
今日碌碌明日碌碌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  
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  
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  
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  
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  
渾無巴鼻火先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  
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棋閃爍  
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  
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為石

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  
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  
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為是甚麼  
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  
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  
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  
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  
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  
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  
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  
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  
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為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休馬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源父棲巢堂覆然曰這小厮兒師稱重稱便行出任東巖上堂月生一束巖乍住增愁穿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金儲無顆粒崖為伴泉為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眾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景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

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肱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敬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地時異日聞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

都首尾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眾曰護生道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来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鐵錘金正令曰把定

鈔九

十七

三關宗旨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德麼則南岩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過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常德府梁山廓菴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揚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德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揚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

第一九六冊

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深  
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  
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  
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  
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自須是他屋裏  
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  
善道之謂也道公案直須還他透頂透底漢  
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  
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  
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着提  
起便行捺着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  
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

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  
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  
不做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  
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  
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  
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  
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  
維無等匹且道衲僧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  
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  
公案拈云道僧問處依稀越國髮髯楊州藥  
山春來眼似流星撒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

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  
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  
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發假饒這僧有大神  
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屢敢問大眾這箇即  
且致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為你說  
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  
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  
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  
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  
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  
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  
叢裏坐娼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  
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  
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  
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取問大  
眾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

力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山  
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卷雲收山盡  
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菴主綿州人也初至大  
隨間石頭和尚示報偈悠然領旨歸隱土溪  
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為室中

第一九六册

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感  
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菴全縱橫得自然  
清涼無暑氣消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窈窕  
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備遺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  
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  
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澆  
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  
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  
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  
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失時人向

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  
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  
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咲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曰聞開靜板  
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  
開口下得未審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  
處堂却問朝旂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  
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  
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新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  
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咲呵呵指點門前老

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  
一堆柴

齋

示末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弱九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